

古玩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行印



98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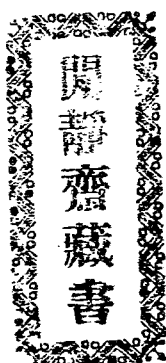
856.9

377

2

玩古

著慈大陳



路川四北海上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



3 2168 2770 3

「玩物玩人，至前無因。

石而題璞，賸且亂真。

孰奇好古，破產忘貧。

迺銅狄以摩娑，不知有漢；

認前曾而磨洗，如見先秦。」

宋稗類鈔

集古苑

目 錄

古.....	一，四
孔子是私生兒嗎？.....	五，八
顏回短命的原因.....	九，一二
古時人跑得比馬車還快.....	一三，一四
關於孔夫子的車.....	一五，一八
孔子不怕腳凍.....	一九，二〇
孔明怕老婆放證.....	二一，二二
孔明的哭.....	二三，二五

眼淚的代價·····	二六，二九
書淫與水淫·····	三〇，三三
打油詩與撒謊詩·····	三四，三八
謝道韞看不起她的丈夫·····	三九，四二
蘇東坡對不起他的夫人·····	四三，四七
李太白及其夫人·····	四八，五一
巧婦與門外漢·····	五二，五四
他們都情願做女人·····	五五，五九
介紹兩種送給情人的禮物·····	六〇，六二
餘察攷·····	六三，六四

圓圈云者·····	六五，六八
韓退之博士的牙齒·····	六九，七二
慈禧太后的骷髏和寶山城隍的頭顱及臟腑·····	七三，七七
我昨夜夢見城隍·····	七八，八二
人何嘗不是蟲·····	八三，八四
春大蟲·····	八五，八六
蝴蝶·····	八七，八九
葬花·····	九〇，九一
詩人的失眠（上）·····	九二，九六
詩人的失眠（下）·····	九七，一〇〇

修辭隨筆

- (一) 如聽仙樂耳暫明……………一〇一，一〇二
- (二) 實迷途其未遠……………一〇二，一〇三
- (三) 十日不雨可乎……………一〇四，一〇五
- (四) 枕流漱石……………一〇六，一〇七
- (五) 難道支那古文也會歐化……………一〇七，一〇九

玩 古

「古」

老於世故的人，看見社會的現象在在都覺得今不如古。他們不滿意現在，也不希冀將來，只是一心一意的追懷往古。給他們碰到什麼傷情害理的事，老是搖着腦袋，哼兩聲「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古調。在他們的心中，目中，以爲古人是如何如何的聖賢，古時是如何如何的幸福；只有古人是值得仰慕，只有古時是值得追懷；巴不得生爲古時之人，與古人同享古時的幸福。他們卻不會想到古人製字，已很不滿意於「古」。

按說文：古，故也。翻遍了一切字彙，從「古」的字，除「結」

與「蝦」外，大概是「不懷好意」的。例如：

故：舊也；謂死曰故，如物故，病故。

苦：味辛也；痛也；事之難忍受者曰苦。

枯：槁也；乾也；肢體不仁曰枯。

罟：網也；罪罟。

辜：罪也；辜負。

怙：恃也；不能自立曰怙。

固：執一不通也；頑固；固陋。

骷：骷髏；死人骨也。

鹽：鹽惡；不堅緻也。

以上所舉，從「古」的字，都是含着「不祥」的意義的。「固」字雖然有時可作「堅固」解；可是，「涸」，「痼」，「鏽」都是從「固」，這使我不能不懷疑「固」字的原意不是涵着善義的。此外，從「古」的字，還有：

估 沽 咕 姑 鵠 居

咕 枯 蛄 骷 胡 商 跼

那些字義沒有善惡的分別，這裏可不用說。

誰是絕對慕「古」的，看了以上的考證，他的迷信也許有點動搖吧。

末了，讓我口占歪詩一首以作尾聲：

[4]

古人入自古，
今人入自今，
古人不比今人好，
今人何必古人心！

孔子是私生兒嗎？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禱于尼丘，得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

爲着太史遷說得太含糊，後人對於「野合」兩字不免發生可笑的聯想。有人在懷疑，甚而至於武斷，孔子是私生兒。這問題是很有研究底價值的，我敢說。什麼事都得拿證據來。「腐遷」，他不曾給我們證據，順口開河的說「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這已經不能使人信服了；穿鑿附會之流，又根據「野合」二字，竟然認定孔子是私

生兒，這如何能使人緘默不言。雖然私生兒的渾號之橫加，無損於孔子的人格之崇高與偉大，究竟我們的孔子是不是私生兒，是不可以不辨。

據老學究們說：野合與苟合不同，野所以別於禮而已。顏氏女是叔梁紇的繼室，他們倆的結合，不過艸艸成婚，沒有經過隆重的典禮，故曰野合。又據「索隱」云：『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是說也，固有他們的理由。但我所持的，固別有理由在。

讓我來說：這是很容易明瞭的，一對「野合」的情人，尤其是在女性方面，生怕珠胎暗結，受盡社會的白眼和揶揄，所以自古以來往

往發生墮胎及棄野的慘劇。你看，有誰家的小姐，她和所歡幽會之餘，一心一意的希望這回「一索得男」？我們的聖母，顏徵在，賦性慈祥，對於戀愛的結晶斷斷乎不肯加以殘忍的處置。但不見得會向尼丘菩薩懇切地祈禱着自己快快地快快地抱一個小寶寶吧，如果她和叔梁紇是「野合」的話？從情理上的推測，有了「禱于尼丘」的一幕，我們可引為孔子不是私生兒的證據。

退一百步來講，我們姑且承認孔子是私生兒。我們知道，春秋之世，去周公的時代不遠，禮教的勢力，正在支配着社會的人心。當時楚國門閭於菟——令尹子文——的母親，因為他是私生兒，便把他棄諸夢澤，這可知那時候社會上對於私生兒的鄙視。假如孔子是私生兒

，冷酷的社會對於他和他的母親自然不能例外。孔子感着自身（私生兒）在社會的地位，勢必激起他對於禮教的反感。他縱不爲禮教的叛徒，我想，至少，當他「夢見周公」的時候，也不免要「色勃如也」的和周公分庭「抗」禮。然而，孔子是極端的讚美周公的人！從情理上的推測，這未嘗不可以引爲孔子不是私生兒的佐證。

孔子誕生，到現在已經二千餘年了；他母親懷孕時曾否和他父親有夫婦的名義，歷史上沒有顯明的告訴我們；我們又不能起當時昌平鄉的鄰里而向之盤問；沒法，只可從情理上的推忖，下一個結論。以上所舉的，儘可以證明孔子不是私生兒吧？

誰還說孔子是私生兒的，拿證據來！

顏回短命的原因

據衛生家說，人體每天需要多少水分，多小脂肪質，和多少蛋白質；所以一個人每天應該吃若干動物，若干植物，若干水分，給身體有了充分的營養料，這樣才可以維持他的生命。

顏回，不幸短命的顏回，他每天所吃的是什麼東西？他所吃的東的營養分够不够他身體所需要的？這些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如果我們研究他短命的原因。

孔子告訴我們，顏回每天所吃的果西，老是「一簞食，一瓢飲」。你想，這一簞兒的飯，這一瓢兒的水，够多麼清淡！在安貧樂道的

顏回，精神上雖然覺得別饒興趣，他的肉體恐怕因為得不到充分的養料免不掉一天憔悴一天吧！而且，他平日聽慣了「發憤忘食」，「食毋求飽」的調調兒，他每天吃飯究竟能不能依着一定的時間，他每頓飯究竟有沒有吃個肚飽，還是疑問。總之，像他這樣的用功，這樣的刻苦，而沒有好好地調養，這很足以促他的壽命。以上所說的是關於他的食的問題，也就是顏回短命的原因之一。其次研究他的住的問題：

他住的是「陋巷」，這也是孔子告訴我們的。陋巷的建築能否適合於衛生，我們不敢武斷；不過，就「人不堪其憂」來想，那斷然不是一個雅潔的所在。在顏回也許會拿「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聊以

自解；但住在這不雅潔的陋巷裏，實際上，很足以妨害他的健康。這就是顏回短命的原因之二：

復次，研究他的衣的問題：

顏回的家裏很窮，錦繡執紼想來沒有他的分，好在他並不歡喜穿漂亮的衣裳。夏天的時候，葛衣，布服，添置不難，他斷斷乎不致粗糲裸裎於夫子之側。冬天呢，作算他買不起狐裘，棉絮，季路處儘可以借來一裘。然而，像他的性格，不見得會開口向人家挪借，說不定他也像給後母虐待的穿着重衣的閨子焉一樣的咬着牙關兒耐寒。這也是顏回短命的原因之三。

末了，研究他的行的問題：

他的腿委實夠得受累！他跟着孔子周遊列國，這麼長途的旅行，孔子坐的是馬車，他坐的是「兩腳車」。他不比樊遲的善御，揚鞭就道，白揩夫子的油；他又不比季路的善跑，兩脚如飛，活捉「山梁之雉」；他只好蹣跚地走着。一次，在匡遇着戒嚴，他走得特別落後，隔天（？）才趕上孔子的車輪。孔子悲喜交集的對他說：『回，吾以汝爲死矣！』這顯然，在孔門中講起跑路來，他是頂蹩腳頂蹩腳的。你想，好幾年來「僕僕風塵」，教他怎能够「久延殘喘」！這是顏回短命的原因之四。

關於顏回的人生問題——食，住，衣，行——都已說過。他所過的是這樣的生活，怪不得他早就跑進墳墓裏去。

古時人跑得比馬車還快

碧眼兒還在游牧時代，我們軒轅華胄已經有了馬車可以代步了。據古史考所載：『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加牛；禹時，奚仲爲車正，加馬。』這可知夏禹的時候，我國已有馬車出現。

照理，四足的馬拖着雙輪的車，總該比兩脚的人跑得快。然而，使我驚奇的，當我看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古訓。按原意，從前尊君時代，君召臣。臣絕對的要急于奔命；所以不等馬車預備好就開步走。我想，只要馬車比人跑得敏捷，作算稍等一會兒，讓車夫把馬車預備停當，然後乘著車兒快馬加鞭的望着目的地進行，不見得會比

自己步行的時間費得多；爲什麼要猴急猴忙地讓爺娘生給自己的腿白白受累？古聖賢未必歎到這般田地吧，這不是那時候人跑得比馬車還快是什麼？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春秋時，孔二先生曾這樣說過，到了戰國，孟二先生還是引用它。我們可以知道，由春秋而至戰國，馬車沒有改良，爲的是那兩時期的馬車底速度一樣——人跑得比它還快。

關於孔夫子的車

有人以坐車爲標準，來評定教授的等第。大概教授之最高等者則坐汽車，其次焉者坐包車，又次焉則坐黃包車，又次焉則坐電車，又次焉則坐腳踏車。其起碼者則坐「11路車」——或稱兩腳車。大學教授，屈駕而坐「11路車」者無多，但爲數總在坐汽車者之上。

我們的孔夫子是很講究體面的人。他是我國古代的唯一的教育大家、誰也不能否認。那時候，沒有汽車；他有的是馬車，那是很體面的人才有的。他和現代的教授兩樣的是：⊖他坐馬車不是趕着上課，而是和學生們作長途的旅行；⊕他用不着僱用車夫，他的學生除了交

「束脩」外，還要盡些車夫的義務。這一點不是現代的教授們所能希及的。

孔門有六藝，禮樂書數外，還有射和御。這兩種是必修科還是選修科，我們不得而知。大概，射好比近日的「軍事訓練」一般，藉以鍛鍊體育的；御呢，現在各校都沒有和這樣同性質的科目，想來不外乎是「有業教育」的一種吧。孔夫子畢竟是聖人，一切的課程通通由他擔任，沒有講師，也沒有助教。關於射的講義，他雖然發下無多，但不難翻到；只難對於御這一科，學生們不曾做過一點筆記，想來這是注重實習而不注重理論的。你好讀者，把眼皮蓋上，試想想孔夫子教授學生們御車時的神情，不發笑，我不信。

說起孔夫子的車來，我又記起一段故事：

顏回死的時候，他的父親（無繇）要求孔子把車子出賣，用這筆錢去買一付外棺，給已死的顏回撐撐場面。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予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有人說孔二先生的紳士架子很大，和做官的人往來，他是非坐車不可的。發這種義論的實在沒有諒解孔二先生！比方你是大學教授，不幸「高足」有什麼「山高水低」，他的家長老實不客氣的要求你把包車賣掉來做治喪費，你怎麼應付！

畢竟孔夫子善於措辭：他委婉的說了這麼幾句，就能够保留他的

〔18〕

車子而不至於「沽之哉！沽之哉！」的嚷着拍賣。

孔子不怕腳凍

風是無孔不入的，任你把窗門關得水洩不通，它却像一個具有旁門左道之術的刺客一樣，悄悄的，帶着尖利的剃刀，來向你尋仇；對於你的足部尤其不輕易放過。天呵！這一雙「受之父母」的腿教人放在什麼地方才好呢！

人不幸而孤眠，因孤眠口致於備受北風的欺負。漫漫長夜，下麵不溫，如此寒宵，不由人有翻滾着滾多生此兩隻腳之感也！

因此，就寢時想起「可有寢衣：是一身有字」的孔子來了。

孔子是聖人；聖人也是和常人一樣有兩隻腳的。當着「北風其涼

，雨雪其雩」之夜，聖人一骨碌躺在被窩裏，其不「足踰躅如有循」者幾希矣！孔子有感於此，於是自出心裁，發明一種「長一身有半」的「寢衣」，以爲保護體溫之助。據說「寢衣」是被的別名。比方孔子的體高是七尺昂藏，他所蓋的被儘在一丈以外。那長下來的三尺許，不消說，摺起來作墊腳用的。孔子中年出妻，其所恃而無腳凍之虞者，可不是因爲有這麼一條長被？

朋友，寒宵獨宿的朋友，你們何不把棉被改造——改造成孔子式的「寢衣」！

孔明怕老婆攷證

相傳孔明是一個怕老婆的人，這話我不大相信。我受着好奇心的驅遣，曾在圖書館裏「大索十日」，終於找不到孔明怕老婆的確證。只得「話出有因，查無實據」視之。

偶翻襄陽記，見有這麼一段故事：

「黃承彥……爲沔陽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只得阿承醜女。』」說孔明如何怕老婆是假的，我想，大概因爲孔明夫人長得難看，

黃頭黑色，……這種可怕的醜態，實足以使人退避三舍。相傳孔明怕老婆也許就是這個原故？

老實說，孔明是一個蔑視女性的人。當他在五丈原屯兵的時候，利在急戰，於是百般設計向司馬懿統領戰的魏軍挑撥，無奈對方老是按兵不動。他着急了，極力想激動對方的軍氣，於是遣人送了一大批「巾幗婦人之服」給司馬懿，意思是說，『你們太沒有勇氣了！胆怯的，懦弱的，無能為的，裹足不前的，任人侮辱的，你們簡直是女人，你們穿起女人的衣裳來吧！』這不是孔明蔑視女性的證據麼？一個蔑視女性的人，說他怕老婆，未免笑話！

孔明的哭

在前出師表裏，孔明分明告訴我們，『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如果那不是如近代的訃音中的『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一樣的『說說罷了』，我們可以推想到孔明當時所流下的眼淚和鼻涕至少在一加侖以上，爲的是前出師表有那麼長！然而孔明這回哭的動機是在於『今當遠離』，這種離情別緒是不足爲奇的。只有他哭周瑜和哭馬謖的時候，情緒却非常複雜，頗值得我們研究：

（一）哭周瑜 爲着國際的關係，孔明和周瑜往往處在不相容的地位。起初他們兩人是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的，赤壁之役，把

曹軍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馬翻，就是他們兩人合作的成績。可惜他們「各爲其主」，不免互起猜疑！然而孔明決不是幸災樂禍的人，周瑜的一命嗚呼，他不能不感到悲哀的，只就爲天下惜才來說。他一方面固然恨周瑜的詭計，給我方以不利，一方面又悲周瑜的早逝，乏人同謀伐魏。孔明哭周瑜，我相信，不是裝裝看的。所以「柴桑口臥龍弔喪」這一幕像帶有滑稽意味的悲劇，實在是孔明的真情流露。

(二) 哭馬謖 馬謖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軍事學家，他鼓其如簧之舌，博得孔明的信任，雖然先主彌留之際，曾口口聲聲對孔明說馬謖是一個「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人。街亭之役，喪師辱國，完全責任當然歸馬謖負擔，孔明除自己以「受任無方，自貶三等」引咎外，

不自禁的淌下來了。他一方面感到自己違背先帝遺囑，任用一個不可靠的人，以致士卒受很大的犧牲；一方面覺得馬謖太可憐，只爲了這回失敗，再也沒有給他立功的餘地。處在這「情有可原，法無可恕」的場合裏，他終於把馬謖處以極刑了。這是一件多麼值得提起的事啊，一個執法如山的長官，向着一個臨死的罪犯流淚！

「吾聞人多矣」，其哭也使我感到徘徊而又同時感到幽默者，微孔明其誰與歸！

眼淚的代價

哭是弱者的行爲。普通心理大概是表同情於弱者的。一個人想博得別人的同情，哭儘可以說是一種辦法。

人徒知女人善哭，而沒有注意到男人的哭，其效力會比女人的更大。女人很容易哭，男人不容易哭，物以罕爲貴，而男人的眼淚之代價於是乎非常！

古之男人其善哭者莫如申包胥，他痛故國的淪亡，哭喪着臉向秦呼救，不分晝夜的在秦庭哭了足足一個禮拜，好容易感動了秦王的心，居然主持公道，出師拒吳，恢復楚國。這樣看來，楚國不亡，全靠

申包胥的眼淚，他底眼淚的代價有如此者。

然而哭有真假之不同，或觸景生情，或隨機應變，各因人而異。真情流露的哭，可不是當要的，「應毋庸議」；讓我來談談裝模作樣的哭吧。

這裏先舉出兩個代表來：

一個是裝哭裝得有效的劉邦；

一個是裝哭裝得弗靈的劉禪。

(一) 劉邦 劉邦感到秦帝國主義的壓迫，實行革命，務求於

最短期間打倒虎狼似的秦，於是和武裝同志項羽聯合起來，一致擁護義帝。義帝死，劉邦如喪考妣似的爲他舉哀。「然而，邦之哭，非真

哭也！」那時候，項羽霸佔彭城，野心勃勃，不避倒戈的罪名，唆使兇手暗殺義帝，在劉邦，他本來和義帝沒有什麼特別好感的，不過一時的投機，想藉此以爲倒羽的口實，於是戴起假面具來，爲義帝發喪，以期喚起社會的同情。這回他哭，說他哭得一個「不亦樂乎！」一點兒不差。我們不妨說，他的勝利就造端於這麼一哭。——這就叫做隨機應變的哭。

(二)劉禪 劉禪這個傢伙實是沒有心肝的，國亡了，他還是若無其事的盡情快活。一天，司馬昭問他，『還思蜀不？』『此間樂，不思蜀了！』他爽直的回答。給他的一等隨員卻正聽到了，覺得這樣太不成體統，背地裏勸他，『下回可不要這樣啊，應該哭着說，』

先人的墳墓，遠在隴蜀，我的心，我的心啊，沒有一天不掛念着那兒！」說完了就把眼皮閉着。」他果然一式一樣的依照卻正的話，當着司馬昭第二回問他的時候。大概因為他裝得不大像樣的緣故吧，司馬昭却看出了他的破綻來：問他：『爲什麼這好像卻正的口氣呢？』他很驚異的說：『是喲，怎的你會知道？』

同是虛偽的表情：劉邦，他因爲裝哭裝得得體，老早佔了項羽的上着，所以能够得到最後的勝利；劉禪，他因爲裝哭裝得不成事體，反致弄出笑話，終無補於蜀漢之亡。

言歸本題，劉邦底眼淚的代價可說是無限大，劉禪底眼淚的代價簡直是等於零。話雖如此，但他們底哭是乾的或是濕的，還有問題。

書淫與水淫

——古典的，不是浪漫的——

提起「淫」字來，一般人往往聯想到性的方面去，這種觀念是有傷大雅的。淫本來不過是過度的意思。任何事物，要是超過某種限度的話，那就叫做淫。比方老天連日下雨，淅淅瀝瀝地落個不休，人們就拉長起面孔來，咒詛似的說，「天作淫雨！」又比方一個瘟官，他濫用刑罰，動不動拿老百姓的性命來示威，自然有些文人之類給他一個「淫刑以逞」的不美之名，意思是說他太作威作福了。這顯然淫是含有過度的意思，不僅限於性的方面的。這裏有好幾個有趣的例：

『皇甫謐，字士安，……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

——晉書皇甫謐傳

『劉峻，字孝標，……家貧，寄人廬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蒸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所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梁書劉峻傳

『何休之，字士威，……性好潔（清乾隆校訂本作絜），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

——南史何休之傳

書讀得太多了，那就叫做書淫；澡洗得太多了，那就叫做水淫；

依同理，什麼什麼太多了，就叫做什麼什麼淫。

社會上具有什麼什麼淫底資格的人很多很多，可是够得上書淫與水淫底程度的却如鳳毛麟角。這是一件使人搖頭簸腦而又加之以歎氣的事！

不是我張大其詞，我們的社會裏，經年不看書，累月不洗澡的腐化份子，實在太多了！我感到，在這年頭兒，書淫與水淫之風到有提倡的必要。

有人說，『不看書不洗澡固然不行；然而，過猶不及，書淫與水淫也是不足爲法的。』不錯；但對於學問上與清潔上，我以爲與其不及也甯過。何況『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我們又何妨提倡書淫與水

淫！

「在下」不避誨淫的嫌疑，不怕入泥犁地獄，略抒所見如此。

十七，十二，十三，西湖圖書館

打油詩與撒鹽詩

打油詩創於唐人張打油，這名字已够得引人發笑。他有一首詠雪

詩云：

『江上一籠統，

井上一窟窿，

黃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腫。』

看，這是多麼淺白而有趣的詩！後人于是乎把淺白而有趣的詩別爲一體，名之曰打油詩。真的，打油有打油的作風，打油詩有打油詩

的價值，誰也不能抹煞。因此，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不幸的無名的詩人（？）了。

讓我把這位詩人（？）介紹給讀者認識吧：他姓謝，名朗，字長度——這名字，你覺得很陌生，是不是？他是晉人（不要誤會是山西人），是張打油的老前輩。創作撒鹽詩的是他，正是他！

我們翻過晉書的，大概還記得這麼一段故事：

『謝道韞……聰識有才辨，……叔父安謂有雅人深致……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或作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我懷疑，我終於懷疑：爲什麼王凝之妻謝氏傳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對於同一的對象，竟有這樣迥然不同的比喻？究竟那時候下着的雪是像「撒鹽」似的，還是像「柳絮因風起」一樣，我們無從考證。老實說，大概謝朗的直覺比較的靠得住，雖然我們不敢武斷道韞說的失真。那末，我們不妨承認謝朗是一位寫實派的詩人（？）。然而，世人只有稱讚蜜絲謝道韞「柳絮才高」，有誰在頌揚蜜思脫謝朗「鹽花句妙」呢？

你以爲用「鹽」來形容雪未免太俗麼？蘇東坡雪後書北臺壁詩有句云：「不知庭院已堆鹽！」後人正傳爲美談咧，然而，東坡畢竟是東坡！

據晉書謝朗列傳所載：「謝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可惜我一時搜不到謝朗的作品，看看他的「文義」實在「艷發」到什麼程度，究竟他有沒有被稱做詩人的資格。不過，我們應得想一想，謝道韞對於詩壇上有多大的貢獻？她居然享有這樣的盛譽。這末一來，也許你會爲謝朗抱不平。

「女作家是容易受人歡迎的。」謝安先生他特別看得起他的姪女兒道韞小姐，不消說也脫不掉這種心理。我們只可以說：這是道韞之幸，這是謝朗之不幸。

我們仔細地把謝朗的「撒鹽空中差可擬」句玩味一會兒，會覺得它比張打油那首咏雪詩還要淺白而有趣。

我們知道，張打油是生在謝朗之後的，他的作風說不定受了謝朗的影響。此後我們看到那些淺白而有趣的詩句，與其說是打油詩還不如說是撒鹽詩。我們喜歡作淺白而有趣的詩的「同志」。可不要忘記這不幸的「忠實的同志」謝朗！

謝道韞看不起她的丈夫

虛榮心大概是人人都有。謝道韞是人，雖然是詩人，也不能例外。

聽說虛榮心是向上心的表現。那麼，我們應該表同情於這位富有向上心的女詩人。

這位女詩人生長在貴族的家裏，從少是嬌養慣的。她很喜歡吟哦，常常得到叔父的讚賞。在她的兄弟行中，她彷彿睥睨一切。可是，後來她嫁了，她像當時別的女人一樣聽憑家長作主把自己當作禮物般的嫁了。假如她僥倖的嫁給一位像李供奉般的天才，杜工部般的修養

的詩人，我們相信她對於詩一定有更偉大的成就。可惜她嫁給一個平凡的丈夫，王凝之，他是她所看不起的。

不是我造謠，證據在這裏：

『……………道韞……………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圖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列傳

王郎是羲之的公子，他的書法，雖然「不肖」，也很有可觀。他也和當代的名士一樣隨口吟得出一首詩，或隨筆揮成一篇文來。他究

竟有什麼給太太瞧不起的地方？噢，我知道了！道韞不滿意他，不是因為他不善做詩，大概因為他當時沒有顯赫的爵位。（江州刺史是後來做的。）這對於道韞是多麼的難堪啊！爹爹（謝奕）被贈爲鎮西將軍；叔父（謝安）被升爲太保；封（謝歆），胡（謝朗），羯（謝玄），末（謝川）……好幾位弟兄都是頭角崢嶸的，朝廷免不掉有他們的位置。可憐我道韞偏嫁給一個不如意的郎君！呸，何物王郎！誰高興和他白頭偕老！……當她怨懟地向着叔父說「不圖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的時候，想來她要哭出來了吧？雖然書上沒有詳細的記載，讀者只要把眼皮合攏來，不難想像出一個嬌滴滴的人兒：酥胸兒在抽，珠淚兒在流，……

乾脆說一句：像道韞這樣才高貌美（？）而且這樣自負的女人，起碼要配一個封侯的快婿，才得臉笑眉開。

不消說，那是受虛榮心所驅遣的。

然而，可惜道韞出世太早：她不及誦讀唐人「悔教夫婿覓封侯」的詩句。假如她是唐代以後的人，只要她「忽見陌頭楊柳色」，不由她的虛榮心付與雲烟！

十七，八，十三。

蘇東坡對不起他的夫人

『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依同理，誰最會愛護，諒解，而且體貼佢的對手方的，誰都喜歡和佢或希望和像佢一樣的人做長期伴侶。

朋友，你看蘇東坡對於他的夫人怎麼樣？

從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相信東坡是一個多才的人，而且是多情的。不過，朋友，你別以爲一個女人她嫁給一個多情的才子一定是終身享有幸福的！你不會知道東坡對不起他的夫人？

謂予不信，有書爲證：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于赤壁之下。……」

——蘇軾後赤壁賦

難得有這樣一位太太，她體會到丈夫喜歡飲酒，喜歡請客，平時特地給他預備了好酒；又恐怕他喝慣了，只得暗地裏藏着，臨到請客的時候才獻出來。這是好一位體貼入微的太太！於理，於情，爲夫的不妨一解舊禮教的束縛和太太攜着手兒出外白相白相。然而，出乎我

們「意表之外」的：

東坡，他攜着的不是他的夫人的手，

不過是他的夫人給他預備好的酒……

他高興地和客人們往赤壁遨遊，

讓他的夫人孤另地在深閨獨守。

她一更，二更，三更……盼望他早些回來，

他一杯，二杯，三杯……和客人喝個不休。

等到酒乾客散的時候，

他還戀着一葉之孤舟，

不肯回到家裏睡覺，

睡覺，睡覺，

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夫人，

只夢見和羽衣的道士開玩笑。

這顯然是東坡對不起他的夫人的一個證據。還有：

『元祐二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堂前，梅花大開，月光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慘懷，春月色令人和悅。先生大笑（或作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

——事文類聚

「吾不知子能詩耶！」這句話够多麼傲慢而刻薄！

東坡，你的眼睛未免生在眉毛上了！你，你只管嘻嘻哈哈的說

笑，全不管尊夫人聽了滿肚子難堪！

這是東坡對不起他的夫人的又一個證據。

.....

畢竟是東坡夫人肚裏好撐船，據我「稽查」所得，她不會和小坡的爸爸勃谿過一次。

十七，八，十。

李太白及其夫人

夫婦之愛，在中國是向來不發達的。一種極平凡的而且可以說是義務的動作，如張敞爲妻畫眉，那便成爲伉儷史中絕無僅有的佳話，這可見古人的少見多怪！越發好笑的，和夫人相敬如賓的翼缺，後世也傳爲美談。他們兩口子實在客氣得可以，夫婦間本來用不着這樣客氣。由此可見我國古時對於夫婦之愛的淺薄與無聊。

不幸我們所欽慕的詩人，李太白，也和其他的古人一樣的談不到夫婦之愛！

李太白是一位很多才而又很多情的詩人，這是誰都承認的。在我

們的意想中，風流如太白，他對於他的夫人應該是很能够體貼入微，溫存盡致囉，然而事實上偏不如此。不是我造他的謠，這是他自己的口供：

「雖爲李白婦，
猶是太常妻。」

贈內

這裏，我們想明白太白夫人的生活如何，應該調查太常夫人的生活怎樣。考後漢書周澤傳：

「……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其老病，窺問所苦。澤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

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齋的規例，我不知道；大概其中有一條是不許和異性接觸的，我想。周太常因為自己持齋，所以他的夫人也「齋」起來了。李太白呢，持齋可沒有他的分，他是頂喜歡喝酒的。爲什麼他的夫人也像太常夫人一樣的「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這問題委實耐人尋味。

說太白不會體諒女人的心情，那是沒有的事。他會作宮詞，描摹宮娥的苦悶；他會作塞曲，抒寫征婦的悲愁；只是他沒有表同情於他的太太！他愛酒，他愛月，他情願「舉杯邀月飲，對影成三人」，但他不願和太太醉在一起。他甘心的讓他的夫人過着冷冷清清孤另另如太

常夫人一般的生活。你想，他的夫人還有什麼幸福可言！朋友，你念至太白的『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及『雲雨巫山枉斷腸』這一類的句子，要不要替他的夫人難過？！

然而昔人有詞云：

『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

——一生休，

縱被無情棄，

不能羞！』

那末，太白夫人她能够嫁給這樣一個風流的才子又未嘗不是有幸的了。

巧婦與門外漢

C 地的女青年會幹事主任蜜絲羅是一個獨身主義的實行者，年紅三十歲上下，她很能幹，很練達，演說是她的特長。有一天，大概是因爲平民學校募捐吧，她在天庭廣衆中說：「……說也慚愧，我們只有這一點點兒成績。本來，我們想多辦幾所平民學校；可是，因爲經費不充足，巧婦難無米之炊……」有許多聽衆禁不住撲嗤的一聲把上唇掀起來，接住是一陣鼓掌聲。蜜絲羅自己莫明其妙。散會後，她有一位女同事告訴她：「蜜絲羅，你忘記自己是蜜絲了，你承認自己是巧婦嗎？哈哈，巧則巧矣，婦則未也。」蜜絲羅的臉孔馬上泛起微紅

，她帶着懷惱的神氣說：「我這人老是弄巧成拙！」

以上這段故事是我的朋友梁深君對我說的。我聽了却聯想起一段與上同樣性質的趣事。

從前，我在T校編輯「文學」，編輯委員有好幾個是女性的。蜜絲周便是其中的一個。一回，她寫給我們一張紙條（原文記不清），大意說：A君的原稿我已看過，只動了幾個字，對不對請你們更正；B君的考據文章，我雖然略看一遍，但不能負編校之責，爲的是我對於國故學簡直是門外漢。同事中，有一個頂滑稽的，他在「漢」字旁加上一個「？」符號，同時嘻皮笑臉的說，「我要問問她『漢』從何來？」

世界上的事情，都可以說是「無獨有偶」的，如「巧婦」與「門外漢」便是一個有趣的例。

他們都情願做女人

也許是變態的心理吧，他們都情願做女人：

屈原，誰都知道，是一個富於情感的詩人，他很眷戀楚懷王——不，他眷戀的是楚國，他因為不見用於父母之邦，像失戀似的，彷徨地悵惘地在狂吟。他特別的喜歡用香草美人來象徵自己。在離騷裏，他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似的說：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

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居然把自己當做一位「蛾眉

不肯讓人」的小姐了。

把自己當作小姐的沒有什麼稀奇，稀奇的是把自己當作人家的老娘。

清朝有一個名吏，吳信辰：他在山左做官，做了一年光景，剛好駕輕就熟，忽然被調到楚江去。他不願意，作詩云：

『阿婆經歲撫嬰孩，

飢飽寒暄總費猜；

才識呱呱真痛癢，

家人又報乳娘來。』

看，吳老頭兒居然把自己當做一位「有奶」的老娘了。

把自己當作老娘的也沒有什麼稀奇，稀奇的是一個昂藏七尺的丈夫，不怕難為情的把自己當作人家的太太。

清朝有一個名士，仲燭亭，他住在杭州，袁子才屢為薦館。有一回，袁子才預備介紹他到蕪湖教書，寫信問他要脩金若干。他不答，只回了這麼一首詩：

『托買吳綾束，

何須問短長，

妾身君慣抱，

尺寸細思量。』

有這麼一個男人，他情願把自己當做人家的太太——也許是姨太

太。

把自己當做人家的太太的還不算得什麼稀奇，稀奇的是把自己當作「人盡可夫」的妓婦。

他，也是清朝人，名喚宋笠田。他曾做過鳩江的縣長，撤差後，還想再來過過官癮。袁子才勸他再也不要做官，他那裏肯依。無何，他在兩當任職，不知犯了什麼事情，免不了掉嘗嘗有期徒刑的滋味，那時候他才懊悔。他寫信給袁子才，附詩一首：

『昨日笙歌宴畫樓，

今宵揮淚送行舟，

當年嫁作商人婦，

無此天涯一段愁！」

笠田老宋總算是一個老實人，她（冒牌的）赤裸裸的把真情流露出來，情願把自己認爲妓婦！

情願把自己當作女人的還多，以上所舉，不過是幾個代表而已。

介紹兩種送給情人的禮物

「君子惠而不費。」

——孔子

這個年頭兒，什麼東西都貴，你想買點可愛的禮物送給你所愛的人兒，唯一的先決底問題就是錢。錢，在養尊處優的王孫公子們，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在那些富於感情而絀於經濟的青年，那的確是一件很費張羅的事。因此，他們往往不免露着偻促的神氣，當着對手方——她或他——發出這樣的要求：「親愛的，給我一種什麼紀念！」

朋友，有情而無產的朋友，你們不用皺着眉頭，這兒我介紹你兩種送給情人的不用化錢的禮物，而且是含有詩意的。

(一)落葉 本來我們的經濟狀況無論怎樣拮据，送給愛人一朶花，一朶有香有色的花，至少可以辦得到；然而花的香和色是帶有時間性的，我們不願拿它來像徵愛情，尤其是，我們不忍活鮮鮮的把它摘下。我們不如送給愛人一片落葉，那是很別緻的。如果你會吟詩，頂好題上幾行抒情的詩句在那兒；作算你不會做詩也不打緊，古人的名句儘可以借來一用。你們大概都知道「紅葉題詩」的故事吧，唐朝的于祐正因為這樣結成了一段美滿的姻緣。

(二)指甲 自然，在可能的範圍內，愛人需要什麼，你都應該無所用其吝惜的贈送給她（或他），如果愛人要你的心肝，而你的心肝真的可以挖出來的話。然而那是「說說罷了」的事。我們想在身體上

送一點東西給愛人，以示親密。那最好莫如指甲。記得晁采子夜歌有云：『指甲如水晶，剪之特寄郎。』女人可以把指甲送給「郎」，難道男人不可以拿指甲送給「卿」嗎？

落葉與指甲雖然是極其瑣屑的東西，然而情人禮物出珍珠，你的愛人只要不是拜金主義的信徒，她（或他）對於你的這種禮物一定是欣然接受的。朋友，近取諸身，遠取諸野，隨你的雅興。

（爲青光十八年元旦增刊作）

餘蘖攷

罵人有罵人的藝術，如果你徒會張開嘴巴，胡謔白道，而沒有講究到藝術工夫，正好比「含血噴人，先污自口」，這是無足取的。

你喜歡罵人家放屁麼？老兄，請你以後千萬不要讓這穢褻的調調兒從你的芳唇上發出。好，這裏我介紹你用一句相當的面且十分典雅的成語。

列子仲尼第四有一段說：

~~~~~  
公子牟曰：「子不喻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

樂正子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蘖，子亦



將承之？」

吾師朱香晚先生注釋：「發於餘竅」云者，放屁之謂也；樂正子牟辯而不能勝，氣不過，故有此慢言。

看，「發於餘竅」是多麼典雅而幽默呵！倘若你覺得光是這四個字還沒有充分的表示你底胸中的積憤，不妨稍爲「着迹」的加上「韓盧」兩字，就是說「發於韓盧之餘竅。」

——蓋「韓盧」云者狗之謂也。

看，「發於韓盧之餘竅」是越發來得典雅而幽默而雄壯了！

## 圓圈云者

少時候，曾在「子曰館」——廣州通稱蒙館爲子曰館——念書，每見「子曰」之上有一個像初學游泳時的護生圈一般的○，我覺得有點蹊蹺，想來想去，終於莫明其禮拜堂。問了好幾位年紀比我較大的同學，他們都是和我一樣的不明不白，問的效用等於零。我想問問老師，可是沒有勇氣，因爲他是很尊嚴的，正襟危坐，使我不敢開口。（那年父親剛在香港）沒法，只好慫恿一個年紀比我較輕的D，他是老師所最鍾愛的，他端着書本去問，我在相當的距離傾耳而聽，可是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這個「疑團」從此和我結下了「不解緣」。

後來我進了學堂，一天，先生向我們解釋眼孔的「孔」字，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他指着○說，這就是孔。孔者：窟窿也。凡有窟窿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孔，如眼孔，鼻孔……。「等因，奉此，」我稚弱的心靈恍然大悟，○：窟窿也；窟窿者：孔也；換言之，○的符號就是「孔」字的代表；引伸之，「○子曰」也者，猶「孔子曰」之謂也。我當時快活得像發見什麼法寶似的。我的「疑團」頓時尋到「解貫」了。我回去告訴媽，媽撫摩着我的頭髮說我聰明伶俐，獎給我一個像○一般圓還比「學而」上所載的○大了好幾倍的雙角子，讓我自己把它投到撲滿裏去。

那時候，我記得不過九歲。

○ ○

還記起一件關於圓圈的趣事：十年前，我在虎門芳園專修國學，有一回，課題爲○○，原來是不限定我們题目的用意。同學中有不少東方曼倩之流，下課時，故意拿○來作題目，各取古人的詩句，烘托出○來。

G說：『何時大刀頭？』

Y說：『此事古難全！』

K說：『香稻啄餘鸚鵡粒。』

我說：『者番望月月纔圓。』

.....

現在想來，那未嘗不可以說是「稚」人深致。

（手民先生注意：不要把「稚」人誤作「雅人」！）

## 韓退之博士的牙齒

『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韓退之博士在給他的怪兒十二郎的信裏曾這樣說過。不料隔了一年光景，他的怪兒死了，在祭十二郎文裏，他把這傷心的話複說一回。他接着說，『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他是多麼悲哀啊，一個中年的人，自負是很有作爲的，而今頭髮漸漸地蒼白了，牙齒漸漸地搖落了，『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不久於人世了！

髮白了，他沒有感到切膚之痛；最難堪的是牙齒的脫落與動搖！

在韓昌黎詩集裏，我們可以翻到他的一首關於落齒的詩：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懷恆在已，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竟與崩山比，……』

在咀嚼的時候，在漱口的時候，他常常發覺到自己的傷痕。起初偶然脫下一齒牙來，他以爲不足掛齒；無何，他的牙齒接二連三的脫落了，他不由得聯想到「衰」，聯想到「死」。「死」是多麼難以放心的事啊，尤其是對於門單祚薄的韓氏！沒奈何，他只好安慰他自己

· 安慰他的家人。他說：

『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

話雖如此，可是當他的學生笑他「頭童齒豁」的時候，他的悲哀又來了。

○  
『爲什麼韓愈的牙齒這般容易動搖呢？』一天，我提偶然出這問題和友人討論。

有一位朋友說：『因爲他多讀「佶屈聱牙」的古文，所以他的牙



齒不知不覺的動搖起來了。』

『不，』另一位朋友說，『因為他罵人罵得太厲害了。常言道，『你不要罵人，當心你的牙齒落掉！』可不是，韓愈對於佛老異端，恨深切齒，把他們罵得一個痛快淋漓，毋怪乎他的牙齒的搖落啦。』

話說得太滑稽了，誰也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我以為，韓愈因不注意牙齒的衛生，以致牙齒老早發生動搖，由動搖而漸漸和他脫離關係，這是事實。惜乎那時候牙科醫生還未應運而生，否則我們的韓博士也不致於這樣的沒有辦法！

## 慈禧太后的骷髏和寶山城隍的頭顱及臟腑

寶貝的東西，讓它久遠地藏在土裏，未免可惜。要是有人把它從土裏取出來，貢獻給社會，不消說那是一件無可非議的事，而且很值得社會獎勵的：如開鑛便是一個很好的例。開鑛，談何容易！必先經過了鄭重的考驗，尋準了鑛苗；再經過了審慎的籌備，招足了股份；等到資本有着了，組織完備了，於是興工動土，希望把目的物從土裏挖出來。作算鑛師的眼力確乎不差，挖出來的也不過是混合着泥土的金砂，或其他的隱約可辨的金屬原質而已；要想挖出來的就是光怪陸離的金銀，璀璨玲瓏的珠玉，可真做夢。

然則，開鑛如此其難也，無怪乎咱們中國人之從事於開鑛者如此其鮮矣！

說也奇怪，這一月來，我在報上接連着發見兩樁有類於開鑛的事情：

幾天前，報上載着東陵給某方的軍隊用大砲轟開，「予取予攜」的搬了許多寶物。慈禧太后的遺骸受罪極了，弄得狼籍不堪。隨後經了多方面的告發，政府陸續的把要犯捉住。不久，報上又載着寶山城隍的頭顱不知下落，而且連臟腑也不翼而飛，累得當地的鄉民，誠惶誠恐，不知所措；於是聚衆遊行，向縣政府提起訴狀，請求查究。這兩件事是「無獨有偶」的。

據說慈禧太后帶入墳墓裏去的有許許多多珍寶希奇的東西；城隍呢，聽說它的眼睛是寶石（？）嵌成的，它的臟腑是真金鑄就的。「象有齒以焚身，磨因香而畢命」，這樣看來，慈禧太后和寶山城隍之遇刺不是沒來由的。

由是，我聯想到開鑛的事情了。

開鑛的人費了多大工程才發見了一些混合着泥土的金屬原質，而那些盜陵剗廟的罪犯只要隨隨便便的動一下土便可以得着現成的珠玉金銀。他們犯罪的動機，未始不由於這種可鄙的棄難就易的心理！

但咱們中國人向來是敬鬼神的。「在太歲頭上動土」已不是當要的事情，要是有人把菩薩的頭顱搬到別的地方去，那還了得！不曉得

那位妙手空空兒，神不知，鬼不覺，偷偷地把寶山縣所謂「蠻靈格」的城隍老爺弄得臟腑不存，身首異處。哎喲喲，好大胆子的他！在雷聲隆隆，電光閃閃的時候，他不怕雷公劈他的頭；在長夜漫漫，夢魂愉悅的時候，他不怕城隍要他的命；他的大無畏的精神，比較發現新大陸的哥崙布未遑多讓。說到挖毀東陵的犯人也何嘗不是這樣！慈禧太后在生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那裏顧得許多，只管把她陪葬的寶貝摸下來，這顯然是不怕鬼的表示。看了以上的兩種動作，儘可以說他們是破除迷信的實行家。只可惜他們所幹的是盜竊的行爲！

自然，寶貝的東西，它藏在墳墓裏或神像裏的，終不能如「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一樣的「取之無禁」。

咱們想挖取寶藏嗎？那只有從事開鑛。

可憐咱們中國人之從事於開鑛者無多，而實行幹這種「有類於開鑛」的非法行為之人却也不少！

十七，八，廿五。

## 我昨夜夢見城隍

我昨夜夢見城隍，寶山的城隍。

他沒精打采的對我說：

『那天晚上，我到外邊工作，不，魂遊而已。同來的時候，瞥見神龕裏的塑像，使我吃驚。我暗地裏叫苦：

『「我的腦袋那裏去了？」我摸不着頭腦。

『我湊近我的皮囊，看個底蘊。哦哦，不看猶可，看了不由得我三魂失二，七魄剩一——原來我的五臟，金和銀鑄成的五臟，通通不知去向了。

『這種行為一定是「人」幹的，我想。胆小的老鼠斷斷乎不敢這樣猖狂；蝙蝠雖然狡猾也不會如此無賴；鳥鴉？它們只喜歡啄死人的眼睛，噙死人的腸胃，絕對不會來尋我城隍的「開心」；那，那一定是「人」無疑了。我和人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竟然有「人」把我的腦袋和臟腑取去！啊，「人」！啊啊，居心叵測的「人」！』

『我想起我的身世來了：

『當初，我是寶山縣裏的一撮土，很自然很自在的一撮土！「人」們未得我的同意，把我塑成一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偶像安置在神龕裏。寶貝的眼睛是「人」們給我嵌上的；貴重的臟腑也是「人」們給我裝下的。捏成我的是「人」！崇拜我的也是「人」。『人』們這



般看待我，我着實覺得詫異。不過，近來已有許多「人」已不把我從前一般的看待了。怪誰？向來「尸位素餐」的我自問對於「人」類是絲毫沒有裨益的。但是，老實說，我自己並不想在這裏早晚享受香煙，它已把我燻得不像樣子了，多難過！

『我想，不久有一天，「人」們開誠佈公的還我自由，讓我「下野」：這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那裏知道有人鬼鬼祟祟的劈去我的頭顱，挖去我的臟腑！如果我城隍的的確確罪有應得，「人」們坦白地宣布我的罪狀，甚而把我粉身碎骨，我也甘心。只有這鬼鬼祟祟的行爲，我老大不服氣！』

『我細細地想，我城隍和大多數的「人」是無仇無怨的。用那種

鬼鬼祟祟的技倆來對付我的大概是少數的「人」，或光是一個「人」，就認定一個人吧，好，他是好漢，他居然把我城隍的首級取去了！他敢堂堂皇皇的把我的首級拿出來「示衆」嗎？他敢自己跑到法庭裏去，拍拍胸膛說：

「『取了城隍的頭顱的就是我！挖了城隍的臟腑的就是我！』」這樣的連喊幾聲嗎？

「這樣才算好漢！……」

「呸，他那裏有這樣的胆量！我明白了：他是爲偷取我身上的寶貝而來的。他簡直是比老鼠還卑鄙，比蝙蝠還狡猾，比烏鴉還該咒咀的「人」！」

『我在恨他！……』城隍委實氣極了，氣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我不做聲。

在黎明時候，我醒來了。

十七，八，二七，晨。

## 人何嘗不是蟲？

說到蟲，一般人都認定它是一種蠕蠕而動的小生物。不知蟲是動物的總稱，一切具有知覺，運動，營養，生殖之機能生物都可以喚做蟲。人自然不能例外。

『然則，有說乎？』

有。考大戴禮記：「禽爲羽蟲，獸爲毛蟲，魚爲鱗蟲，人爲倮蟲。」這顯然蟲是動物的總稱，人也是蟲的一種。

按「蟲」，簡作「虫」。考說文，蛟，蛤，蝙蝠，鰥——猴——，……都從「虫」旁，可知蟲——虫——是動物的總稱。古時稱南夷曰蠻，

現在閩粵沿海的地方尚有以舟爲家，以漁爲業的蛋戶——或稱艇民。蟹，蛋，艇都從「蟲」，誰說人不是蟲的一種？

梁詩衛敬瑜妻王氏企喻歌有云：「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裹狹谷中，白骨無人收。」所謂可憐蟲也者，可憐的動物之謂也。水滸傳稱老虎爲大蟲，猶言老虎是龐大的動物，這是一個很好的佐證。此外，在罵人的口頭禪中，有所謂蠟蟲，蠢蟲，渾蟲，磕頭蟲，應聲蟲，……在動物界中不見得果有這種昆蟲，不過諷笑某人是那麼一種動物而已。

這樣看來，誰還說人不是蟲？

## 春大蟲

好幾天，春雨簾纖，春風料峭，老天陰陰地，沉沉地，像哭喪着的臉；馬路上泥濘得什麼似的。本來明媚的春光，無端的變作惱人的天氣。這當兒，對於春誰都表示不滿。於是，惜春，傷春，怨春……的空氣瀰漫了人間。

可是，司春的女神還是「充耳不聞」似的不會改換那副冷靜的，嚴厲的面孔。

像這樣的春，有誰在謳歌她，讚美她呢？春，我期望着的春，不是這樣的！她來的時候，有新簇簇的綠衣送給花園，送給田野，送給

山林；有黃鶯兒在歌；有蝴蝶兒在舞；一切的生物都彷彿表現着可愛的笑容，宇宙間洋溢着無量的愉快。現在呢，在太空中，在大地上，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點春的意味。春還沒有來吧？

我想起了：現在來的是春大蟲！這名詞你覺得太怪僻嗎，朋友？我告訴你，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可不是，在初秋的當兒，暑熱還未匿跡，驕陽還在示威，人們熱得無可奈何時，便恨恨地給秋一個渾號——秋老虎！好，有例可援，這個年頭兒，我們應當贈給春一個相當的渾號：春大蟲！你看，對不對？

聽，聽！外面老虎的聲不是分明在告訴我們春大蟲來了麼？

十七年國忌日前三天，風雨飄搖之夜。

## 蝴蝶

在從前的小學教科書裏，有一段說：「蛱蝶之翼有粉甚毒，能阻身體之發育。」我當時把它念熟，牢牢地記着。

自從認識了那課書以後，嫩弱的手兒好幾年沒有和蝶兒接觸了，雖然有時看見它們低低地顫顫地黏在花心的當兒也不免萌着把它們雙雙捉獲的野心。

罪過的，在中學二年級時我竟然破戒了！

一天，動物學的教員，想搜集動物的標本，極力鼓勵我們捉蝶。自然囉，我提出從前所奉爲誡條的話來搪塞。不知他是否哄我，他微



微地笑着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我也曾化驗過了，蝴蝶的粉翅是不含有什麼毒質的，只要不把它抹進眼孔裏包管沒有妨害，這正如別的粉屑一般，不能說是有毒的。』這麼一來，却把我的舊觀念打得粉碎了。我當時很踴躍的捉了不少的蝴蝶。暑假回鄉後，還聯合幾位小朋友各拿住自製的工具作「襲胡運動」，計種種色色的捕下來的數目很有可觀，一隻隻把它們活葬在幾本厚厚的洋裝書裏。

那時候我絲毫沒有想到那是它們的薄命還是我們的無情。

哦哦！「無端拆散雙飛蝶」已是大殺風景的了，何況當它們「蕙徑添妝粉，花房曬舞衣」的時候，拆散之不足，又從而撲下之，撲下之不已，又從而夾殺之！蝶也何辜？遭此慘劇！那時候，呵，那時候

我是多麼殘酷不仁啊！

現在只要把眼皮蓋上，便有無數的蝶兒紛紛地撲向我的身邊。蝶啊，饒我吧！我現在懺悔了！我願，我願來生作蝴蝶，蝴蝶化莊周！

## 葬花

她在葬花。

你猜猜她，究竟葬的是什麼樣兒的花？

她準備好錦繡的衣衾，把潔白而輕柔的花兒來安葬，給它們好好地鋪張。她不用悲傷，也不用惆悵。她只要夜夜給它們溫存，讓它們的墳墓建築在她的床上。

噢，我知道了，原來她葬的是棉花。

○

○

○

他在葬花。

你猜猜他，究竟葬的是什麼兒的花？

他準備好瓷製的棺材，把憔悴而枯黃的花兒來安葬，再拿清淨的開水泡在花兒上。他不用鳴噎，也不用淒惻。他湊近嘴兒向那已蓋的瓷棺接吻，他的胃口甘願承受那從棺蓋的縫裏滲出來的流質。

噢，我知道了，原來他葬的是菊花。（喝的是局虛裏的菊花茶）

## 詩人的失眠（上）

有一位詩人是主張——而且實行——廢名的。當陌生的人問他「貴姓名？」的時候，他很客氣似的回以「未請駕」三字；他的貴姓名始終不會道出。記者無從知其姓氏，只得以詩人名之。——是爲序。

夜是沉沉的。夜是漫漫的。沒有星，也沒有月亮。有的是風，不過很微，微得只能把薄薄的帳子偶而輕輕地拂動起來，卻不會使帳子裏躺著的詩人感着涼快。

帳子，色白而微灰，下垂着。它的周圍有幾小孔，不多也不大，

可容蚊子自由地出入。詩人翻來覆去的躺在床上，儘有蚊子在哼哼地唱着催眠歌，他兀是睡不着。可惜那時候不是春天，要是春天，詩人可以哼一聲「春色惱人眠不得」；可惜那時候不是月夜，要是月夜，詩人可以哼一聲「愛月故眠遲」。然而，詩人自有他的詩料。詩人很達觀。他覺得失眠的不光是他，還有許許多多蚊子，它們鎮夜不曾睡着。于是詩人的詩興勃發了，他輾轉他吟哦着：

『失眠亦有甚于我，蚊子何嘗入睡鄉！』

詩人對於蚊子很表同情，所以容許它們作「入幕之賓」，未嘗加以排斥。帳子裏除了一個詩人和若干蚊子外，還羅致着許多臭蟲。當中有一隻臭蟲居然恃愛似的爬到詩人的腋下，詩人他的笑神經受着它

的刺戟，不覺笑起來。他隨手向着癢處一搔，這一搔却斷送了它的性命，雖然詩人不會起着殺生的念頭。他把剛才搔癢的手指湊近鼻尖一嗅，覺得別饒一種氣味，同時鼻尖上感着微涼。那時候，如果你點枝臘燭去看看他，你會懷疑詩人從什麼地方偷來一點胭脂誤塗在鼻尖上。

經詩人深深地一再嗅過那異味之後，他的詩興又發作了。他口占着：

『誰說我孤眠？

夜夜同衾有臭蟲，

其臭如蘭，

不，如杏仁一般。」

這首詩，詩人自己覺得很滿意，不光是音調鏗鏘，而且立意是「未經人道」。詩人閉着眼睛，似睡非睡的默誦了多少遍。想來他快要入夢了，驀地裏有一隻耗子從他的床前掠過，不知碰跌了什麼東西，砰的一聲把詩人驚醒過來。耗子還匿在床下嘰哩的叫。他用力向床沿一拍，才把它嚇走。他覺得耗子頂可惡，上回嚙破了他的褲子，不曾加以懲戒，這回又來擾他的清睡，非作一首詩咒咀它們不行。他不等詩意的來臨，仄仄平平的哼着古詞說：

『室中鼠，多如許，

深夜橫行恣翔舞，



已張點腹飫詩書，

又逞纖牙蠶衣服，

.....」

古詩，詩人近來吟不慣，光是哼着這幾句，他覺得很費力。他倦了，他倦得不能再吟下去了。睡之神槩機把他負在背上，一溜煙跑到睡之國裏去。

明早，他從睡之國帶了許多詩料回來。

## 詩人的失眠（下）

失眠不祇一宵，今夜詩人又重複地感到失眠的滋味了。

『一張床好比一艘輪船，它是開往睡之國去的，』詩人躺在床上呆呆地想，『不過船開的時刻沒有一定，大概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它不動聲息的載你到睡之國去，如果你在那兒勾留了相當時間，或者在中途覺得發生突然的恐怖時，它馬上安全地載你回來。你開往睡之國的船啊，為什麼還不載我到睡之國去？』

睡是睡不着的，輾轉反側，詩人委實有點不耐煩了。

『換一隻船吧，這船太不行！』詩人自對自的說。他於是從床上

起來，踉蹌踉蹌地走到沙發上躺下。——在詩人，只當作搬到另一隻船去。當時他帶着兩件行李：一把葵扇，一條被單。

沙發比較舒服一點，可是蚊子們來去無牽掛的向着詩人討便宜，詩人不得已把被單沒頭沒腦的蓋上。怪悶熱的，詩人那裏睡得着。

「這船難道也是擱淺嗎？」詩人這當兒禁不住有點懊惱了。

懊惱是無補於失眠的，一會兒詩人又覺悟過來。然而長夜漫漫，誰能遣此！在百無聊賴中，他只有極力安慰他自己。幕地裏他的詩意來了，他從被單裏探出頭來，抽了一口氣，接着吟哦道：

「失眠的人正是有福，

他不會感到生命之短促！」

他搖着葵扇得意地吟哦着。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福氣的詩人，不比時下一般淺福薄相的文人他們動不動說「短促的生命」，「生命的短促」。如果他有七十歲的話，儘可以抵得人家活了一百歲。這是一件足以向人家誇口的事。話雖如此，詩人還是希望今晚不要過遲的趕到睡之國去，髣髴那兒有什麼偉大的隆重的議會<sup>議會</sup>在等候他。

可是，眼睛不造美，偏不肯讓上眼皮和下眼皮作深長的接吻，詩人沒法，只有默默地數着的搭的搭的鐘擺聲。

噹：噹：鐘聲敲了十二響。詩人想，這時候旁的人各在做夢了，可不知他們在做什麼夢；假如他能够發明一種器具，眼鏡似的，可以觀察人家夢裏的遭遇，這是一件比什麼什麼還有趣的玩意兒啊！他相

信，這未必是不可能的。於是乎，詩人努力於這種器具的發明，想入非非，對於失眠倒沒有留意到。

詩人從此也不大作詩了，爲的是他發見世界上有比作詩還饒興味的  
事情。

## 修辭隨筆

### (一) 「如聽仙樂耳暫明」

我很喜歡念白居易的詩，尤其是他做江州司馬時所作的琵琶行，那使我百讀不厭。可是，美中不足，其中有一個字，僅僅一個字，用得很不妥當，我認為有更正的必要。

原詩末二段說：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

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嘒嘒嘲嘶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奇怪！耳朵不會長出眼睛來，所謂「明」，「明」在那裏？我想這大概因爲押韻的關係，作者一時想不到相當的字，只得拈「明」字來湊湊韻。不錯，韻詩是很感不自然的；無已，則有把「明」字改作「靈」字，（按「明」與「靈」，一屬「八庚」，一屬「九青」，於古韻是可通的。）你看，如聽仙樂耳暫靈，好不好？

(二) 「實迷途其未遠」

愛讀陶淵明底作品的，誰都承認歸去來辭是一篇不朽的傑作。篇中最超脫而警惕的，算是首段的幾句：

『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猶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

它的音調可以令人一讀一擊節。但仔細玩味一下，於修辭上不難發見它的缺點。你看一連四排平衡的句子，有三句起首用『悟』，『知』，『覺』三個動詞；第三句起首却嵌上一個不倫不類的『實』字去，這不免有點語病。據我想來，『實』字也許是『識』字之誤，因為發音是一樣的。誰能說那不是五柳先生平時「不求甚解」的錯誤呢



(三) 「十日不雨可乎？」

假如這裏有人問你：

「五天不吃東西可以麼？」

「不，」你會說，「五天不吃東西怕要餓死了。」

他再問下去：

「十天不吃東西可以麼？」

「獸子，五天不吃已經餓得要命，十天還有問題麼？」你至少

會這樣想，縱然沒有說出口。

那末，我對於蘇東坡喜雨亭記的措辭不能不有所懷疑了。他用問

答體在那篇文的中段敘着：

……於是舉酒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

「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

無禾。」

我想，五日沒有雨既然不好了，則，十日自然不問而知。原文問語固然問得離奇，答語也似答非所問，——因為只問「好不好」，不問「怎麼樣」。忖作者之意，大概是：

「五日不雨則如何？」

「五日不雨則無麥。」

「十日不雨則如何？」

「十日不雨則無禾。」

## (四) 「枕流漱石」

「飯」當然說「吃」，「衣」當然說「穿」，誰也知道。比方有人對你說「吃衣穿飯」，你不會怪他神經錯亂，也會笑他餘鑿不通。然而，奇怪的，當你聽到或看到「枕流漱石」時，你絲毫不會覺得它的荒謬。

照理，「流」是液體，「石」是固體，我們應該說「漱流枕石」。可是，這樣說法未免太平凡而乏趣了。在詩人自有詩人的詩意；只把同樣的幾個字隨便顛倒一下，自覺詩意盎然。晉書孫楚謂王濟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勵其齒」。我覺得光是這樣說，還沒有充分地表出「枕流漱石」的妙處，那只好讓聰明的讀者自己去領會吧。

此外，在修辭學上，取巧的句子還多，如「每下愈況」儘不妨說「每況愈下」；「適逢其會」不如說「會逢其適」；「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不如說「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總之：顛之倒之，神而明之，惟智者自裁之而已。

### (五) 「難道支那古文也曾歐化？」

語體文興，未幾而有「歐化語」這名詞出現，一般人看到句法倒裝及結構之不落常人窠臼的句子，便認為有歐化色彩。不佞嘗讀古文，覺其中之有類於時人所認為「歐化語」者頗多，用錄數則，附以按語，以供修辭學家的研究。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左傳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按原意：子其圖之，與其危身遠罪，孰若孝而安民。

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檀弓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按原意：吾君（獻公）老矣，子（奚齊）少，伯氏（狐突）苟不出而爲君謀安國之計，國家將多難矣；……

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士士而國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士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

——呂氏春秋 期賢

按原意：遊士士而國得安，衛可謂知用人矣；聽士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簡子可謂好從諫矣。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

——史記 蘇武傳

按原意：通國有聲問來，「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

「嵩無子，」張藉云。

——韓愈 張中丞傳後敘

按原意：張藉云，「嵩無子。」

[ 110 ]





版出月四年八十國民  
版再月五年一廿國民  
角四洋大價定

